



# 陈水华 惊鸿归来问羽自然

文 王小柔



中华凤头燕鸥

我曾被网上一条信息吸引,那是一份号称“中国最诗意的工作”,在浙江某无人小岛上,监测中华凤头燕鸥育雏,拍拍鸟、吹吹海风,日薪300元。真的无比羡慕那些从数千报名人中被选中的志愿者。

我也喜欢博物

馆、美术馆,留意所有跟鸟有关的图案,崇拜宋徽宗,因为他画的花鸟太“仿真”了,心想如果把宋画里的鸟编成一本书,肯定很有意思。没过多久,我看到了《形理两全:宋画中的鸟类》这本书。查过后才发现,作者陈水华原来也是第一个在荒岛上设立观测站、守护中华凤头燕鸥的人。

同为“鸟友”,亲近感油然而生。陈水华问我:“最近出现了黑林鸽,你没去追鸟吗?”我说:“我正一个人站在大野地里数天空过境的猛禽,凤头蜂鹰集群刚飞过去,马上又要接着数雕。”这些鸟名如同暗号,只有像我们这样的“鸟人”,才懂得迁徙季那份孤寂之美。

二十余载海岛追鸟人  
终于找到了神话之鸟

2023年5月,太平洋海鸟组织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举办年会,当“特别成就奖”的荣誉颁给陈水华时,由于工作原因,这位中国学者未能到现场领奖。那时,越过蔚蓝的海域,他回想起二十余年守护中华凤头燕鸥的历程:“从2003年第一次出海寻鸟至今,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。”他的声音很平静,却藏着穿越台风与浪涛的力量。

2002年闷热的夏日,浙江自然博物馆(今浙江自然博物院)科研人员陈水华接到了来自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的鸟类学家颜重威。颜重威说:“浙江岛屿众多,或许藏着中华凤头燕鸥的踪迹。你要是能发现,这可是个大新闻。”这句不经意的话,像一颗种子落在陈水华心里。当时,这种被称为“神话之鸟”的珍稀鸟类,在全球仅存不到50只,仅有的两件标本保存在中国科学院。

2003年春天,陈水华组建了一支“杂牌军”,包括鸟类学家、植物学家、两栖爬行动物专家,带着微薄的经费,坐上铁皮船,准备踏遍浙江两千余座岛屿“大海捞针”。

第一年,一千多个岛屿的调查几乎一无所获。团队在荒岛上被蛇虫侵扰,因没有码头,铁皮船只能隔着海浪望岛兴叹。之后的每年6月台风季来临前,他们会雇一艘小渔船,从舟山市嵊泗列岛出发,在海上漂泊三个月。

船小得像片叶子,浪头涌来时,能被抛起两米多高,没有码头靠岸,登岛充满危险。人先蹲在船头,趁着大浪袭来,船身颠簸到最高点的瞬间,纵身跳上崖壁,裤腿全被海水浸透了。考察完,回船也需要掐算好大浪拍打的节奏,等浪头把小船推到最高处,人再往下跳。

最初陈水华跑遍舟山群岛1300多座岛屿,只在岱山一座小岛上发现了黑尾鸥等鸟,但中华凤头燕鸥的身影始终未见。2004年7月,经费告罄,团队准备放弃时,象山县相关部门的委托让他们

获得了机会——调查韭山列岛省级自然保护区。8月1日清晨,大雾弥漫。陈水华带着团队登上一座名为“将军帽”的无人岛,抬头瞬间,漫天燕鸥如白云翻涌,地上密密麻麻全是蛋!在4000多只大凤头燕鸥的繁殖群中,他数出20只羽色偏白的中华凤头燕鸥。那一夜,陈水华喝了酒,甚至跳进海里游泳,他说那时候自己像个孩子一样高兴,这段日子吃过的所有的苦都值了。

但自然的考验与人性的贪婪接踵而至。一周后,两场台风席卷海岛,留给他们的只有滚落的鸟蛋和死去的雏鸟。2007年6月,当8只中华凤头燕鸥重返将军帽岛时,保护区派船24小时值守,却在补给空档遭遇盗蛋贼,1000余枚鸟蛋被洗劫一空。陈水华说:“市场上一枚野鸟蛋从15元涨到35元,给这一物种带来了灭顶之灾。”

## 让神话成为现实 保证栖息地安全

2010年,首届海鸟保护暨海洋保护区管理国际论坛在象山召开,美国专家提出了一个“社群吸引技术”,即用假鸟吸引真鸟。因为燕鸥是群居性鸟类,看到同伴在此,才会留下筑巢。陈水华很快在韭山列岛中的铁墩屿启动了项目:布设300多只假鸟,安装太阳能供电的鸟鸣声回放设备。接下来70天的等待毫无音讯,准备撤场时,志愿者发现音响坏了。陈水华说:“修好后再等一天吧。”他还是想坚持。

第二天清晨,上千只燕鸥盘旋而来,其中4只正是中华凤头燕鸥。这一年,19只中华凤头燕鸥留下繁殖,孵化出两只幼鸟。韭山列岛偷蛋事件后,陈水华成了海岛守护人。每年6月到8月,是燕鸥繁殖季,他带着志愿者住在岛上临时搭建的帐篷里,每天巡逻监测繁殖群。

“偷蛋的人专挑涨潮夜,借着海浪声掩盖动静。”陈水华说,有一次志愿者巡逻时发现沙滩上有脚印,顺着痕迹追到岛西侧礁石区,远远看到两个人影正弯腰往塑料袋里装东西。他们没敢贸然上前,悄悄退到隐蔽处,用对讲机联系附近的渔政船。渔政船靠近后,驱赶了捡蛋人。

为了杜绝偷蛋,陈水华带着燕鸥保护手册,挨家挨户走访附近渔船,给渔民们讲中华凤头燕鸥的珍贵。为了不打扰燕鸥孵蛋,他们在海岛上搭建观察屋,离鸟巢5米之外,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,用望远镜观察、做记录。如今,韭山列岛已成为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最大的繁殖地,全球近85%的“神话之鸟”在此栖息,数量从不足50只增至近200只。而陈水华的足迹,早已遍布浙江两千余座岛屿,那些地方都是他努力守护的鸟类家园。

## 宋画里的飞鸟密码 博物馆里的破译师

2024年初冬,浙江省博物馆“问羽: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”展览现场,一束聚光灯打在《百花图》的卷首。在这幅近17米长的宋画真迹上,黄雀站在桃枝上啄食,翠鸟掠过荷塘,与一旁陈水华拍摄的山麻雀照片形成奇妙的对话。

这次展览是陈水华从鸟类学家到博物馆馆长的跨界实践。外借文物的过程,更显出他的执着。他动用了许多人脉资源,反复与出借方沟通。为了借到一件南宋画家牧溪的作品,他派出

了一个团队,带着详细的展览和保护方案,去日本各大博物馆拜访。“每一件文物都有生命,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价值。”他说。

最终,所有文物如期到位,其中包括南宋画家梁楷的《疏柳寒鸦图》与《秋芦飞鹜图》,前者藏于故宫博物院,后者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,两幅画在展厅里彼此呼应。寒鸦缩颈栖于柳梢,飞鹜展翅掠过芦塘,笔墨简练却尽显神韵。在野外看鸟久了的人会懂,这就是它们最真实的状态。陈水华回忆起在杭州西溪湿地观鸟的清晨,野鸭群飞的剪影与画中意境重合,那一刻,数百年时光“消失”了。

他带着三十年观鸟积累的自然认知,在宋画中发现了被忽略的“生命密码”。细读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》中的《宋画全集》时,他吓了一跳——在174幅有鸟类的作品里,88%能辨识具体物种,共67种。这个发现埋下了此次展览的种子。

在展厅的“访山野”单元,宋徽宗赵佶的《桃禽图》与红翅绿鸠的野外照片并列展出。画中的鸠鸟羽毛红绿相间,尾羽的斑纹与照片丝毫不差。而在南宋画家李迪的《雪树寒禽图》里,楔尾伯劳站在带刺的荆棘上——这正是陈水华在野外经常见到的场景:伯劳喜食蜥蜴,带刺的枝条能帮它固定猎物。他说:“宋人讲格物致知,他们的写生不是凭空想象,而是真的蹲在林间观察。比如画中鸟爪的抓握姿势,那种力度,没有长期观察画不出来。”

科学的眼光,也让他发现了宋画中的瑕疵。比如赵佶的《瑞鹤图》,陈水华说:“丹顶鹤的次级飞羽其实是黑色的,徽宗画成了白色;飞行时鹤颈是伸直的,这里却画弯了。”这种较真儿里藏着他对艺术的敬畏,“这不叫错误,是时代认知的印记。就像我们现在研究燕鸥,也会不断修正以往的结论。”

在陈水华看来,博物馆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数字展厅里,李迪的《枫鹰雉鸡图》通过三维动画活了过来:苍鹰展翅俯冲,雉鸡惊慌逃窜,枫叶在风中飘落。扩展现实(XR)技术构建了赵佶的御花园,观众能听见画中鸟雀的鸣叫——这些声音都来自陈水华团队的野外录音。“我想让观众知道,宋画里的美不是虚构的,而是真切地存在过的自然。”他说。

陈水华总说:“观鸟教会我凝视,就像宋人写生时那样,专注于生命的每一个细节。后来在野外观鸟时,我总会想起《秋芦飞鹜图》,那些在林间追逐的生灵,不正是画中精灵的现世模样吗?”

## 美是进化的生命诗 要守护文明的温度

陈水华是个较真儿的人。2019年,刚刚出任浙江省博物馆馆长时,他在一个月内走遍各个馆区的每个角落,向职工征集整改建议,一共记录了180个问题。随后花了一年时间,将这些问题全部整改完毕。

2023年8月28日,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馆前一天。早上7点,陈水华站在曾登上央视《国家宝藏》的国之重器——良渚玉琮王展柜前,眉头微蹙。“灯光始终不够理想,观众一句‘看不清’,我们就要调试百次千次。”他指挥技术人员调整五盏射灯的角度。通史展厅内,他坚持将在湖州长兴太傅庙旧石器遗址发现的远古人类脚

印复制品铺在地面,“让观众能踩着历史走”。

无论是文物还是鸟类,陈水华有了自己的发现,他认为,美是进化的奖励。这个观点,是他对自然与艺术的终极思考。“雄孔雀的尾羽,每一只眼斑都是进化的杰作。雌孔雀喜欢这种斑纹,因为它象征着健康的基因,这就是美是进化的奖励。”在他看来,审美是刻在基因里的生存本能。人类的大脑有两种模式:自动模式负责饿了吃饭、见蛇躲避等本能反应;思考模式则需要主动耗能。而美感,正是自动模式的奖赏机制。“古人觉得‘羊大则美’,因为羊肉能提供能量;我们喜欢晚霞,因为它预示着安全的夜晚。”他解释道,“美是用愉悦感引导我们靠近有利资源。”



陈水华

鸟类生态学家,跨界研究宋画鸟类题材。编著《中国鸟类观察手册》《形理两全:宋画中的鸟类》《美是进化的奖励》《飞羽之美:100个问题带你走进神奇的鸟类世界》等书。

陈水华:近年来,我在追两部美剧:一部是《权力的游戏》,另一部是《西部世界》。前者气势恢宏,铺陈人生的多变与命运的多舛;后者条分缕析,探寻人性的幽微和自由的本质。缺乏理想的人生是可悲的,但并不令人绝望,因为我们还拥有美,美是生命最后的救赎。

王小柔:近期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?

陈水华:最近在写一本《得意忘形》,内容是谈宋代之后元、明、清绘画风格的变化。文人画强调自我的表达,写意更是将书法入画,展现笔墨之美。其实相比而言,我更喜欢宋画的考究和细腻的质感,总让我在绘画与现实间穿梭,美来得更直接、更真实。

(图片由陈水华提供)

这一观点源于他对燕鸥的观察。中华凤头燕鸥的白色羽冠在繁殖期会变得格外艳丽,雄鸟通过展示羽冠吸引雌鸟。“这和宋人画中孔雀开屏的道理一样,都是用美传递生存信号。”在他眼中,艺术是美的失控与逃逸。原始岩画最初是为了记录狩猎,却在不断创作中诞生了艺术性;宋画起初可能有吉祥寓意,却在画家的凝视中成为纯粹的审美对象。陈水华提起《疏柳寒鸦图》,“梁楷的笔墨里没有功利,只有对生命的敬畏,这就是艺术的本质。”

当“社群吸引技术”成功招引燕鸥后,陈水华没有止步,而是开始研究中华凤头燕鸥与大凤头燕鸥的杂交问题。“保护不能只讲数量,还要守护物种的独特性。”他与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,通过基因检测追踪种群纯度,这种超越了“生存本能”的追求,正是艺术精神在科学中的体现。

在那次“问羽:宋代的自然与艺术世界”展览中,赵佶的《芙蓉锦鸡图》前面总围着观众。陈水华会告诉他们,这幅画记录了北宋时期鸟类的杂交现象,宋人的艺术创作里藏着科学真理,这就是美与真的统一,这种统一,正是进化赋予人类的最大奖赏。

如果说佛朗士是不修边幅的话,那么许地山对自己的外貌一定是特别注重。从他留下的照片来看,他的个人面貌、衣着,个人的视觉风格都是非常突出的。

1935年,胡适推荐许地山到香港大学,就任文学院院长。很多读者知道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,知道他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,但其实他也是一位杂学家——他的学术体系里有传统的国学素养,有西方人类学、社会学的框架,还有印度语言的基础。他所呈现出的这种底蘊,对张爱玲有潜移默化的影响,所以她在23岁时写散文《更衣记》,里面有很经典的文化史的东西。

张爱玲的短篇小说《茉莉香片》以香港大学为背景,其中有一个叫言子夜教授,言子夜即午夜,言午组成“许”,走上讲台的言子夜身穿长衫,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,大家公认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许地山。当然,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不可能只有一个人,一定是把各种人的不同特征综合在一起的。

许地山对张爱玲的影响没有直接的文字证据,但是,他把全新的文学观带到课堂上,把明清文学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,他的文学史观、文化史观以及观察历史的角度,都对张爱玲有着深刻的影响。张爱玲重新去读少年时代已经非常熟悉的明清小说,对她来讲是一个翻新的过程。

## 想要一夜之间脱颖而出 她的个人风格无比鲜明

香港沦陷,对张爱玲的成长有巨大的、脱胎换骨般的影响。直面战争的经验,对她的刺激特别大,所以才有了那种成名要快、一夜之间要脱颖而出的渴

## 讲述

### 研究者出版《成为张爱玲》 继续寻找张爱玲

口述 黄心村 整理 何玉新

“缘起港大——张爱玲的求学生涯展览开幕暨学术讲坛”于2025年12月14日在上海举办。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、《成为张爱玲》一书作者黄心村现场展示了收录在书中的1934年香港大学校园规划图、宝珊道8号照片、张爱玲学籍卡等珍贵文献资料。为什么香港对张爱玲有这么大的影响?这正是黄心村溯源张爱玲心路历程的关键。

走遍香港大学后面的山坡  
想象19岁张爱玲的样子

2020年是张爱玲百年诞辰,我想为她做点什么,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,所以只办了一次展览,名为“百年爱玲,人文港大”,而且是虚拟展,于2020年9月28日零点上线(现在网上还可以看到)。我觉得还应该继续做下去,所以出了一本书,繁体字版叫《缘起香港: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》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简体版,书名叫作《成为张爱玲》。

1939年8月,张爱玲已经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毕业,并被伦敦大学录取,但因“二战”爆发,没办法去伦敦

上学,而转入香港大学文学院,主修英文和历史,辅修中文和翻译。1941年12月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进攻并占领香港。1942年5月,张爱玲返回上海。

我在香港大学档案馆找到了1934年的校园规划图,那是土木工程系毕业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设计的。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时,校园就是这样。

张爱玲当年住在哪里?历来有一个说法,说她到香港大学后住在梅堂。这是不可能的,因为梅堂当时是男生宿舍,女生宿舍在校外山上,宝珊道8号,房子已经不存在了。

张爱玲写过,宿舍外有花园,面积不大,却是个绝好的所在,有百合花纯净的绚烂,栀子花浓重的芳香,豌豆苗轻盈的活泼,更有大丽花、牵牛花和波斯菊的缤纷色彩。这所有的美好都安放在被海路环绕的高高的山坡上,背景是碧蓝的天空,浩瀚的大海。宿舍餐厅在一楼,窗外就是维多利亚港。

可以想象一下,19岁的张爱玲从宿舍走出来,经过陡峭的下坡路,走到本部大楼去上课,去冯平山图书馆埋头读书,她想,至少让我把这本书读完吧。那也是香港大学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个瞬间。她在《烬余录》里写过,在炮火下看完了《官场现形记》,“字印得极小,光线又不充足,但是,一个炸弹下来,还要眼睛做



黄心村

事情、很多事件填满了。

张爱玲说过,二年级时,她是成绩最好的学生,门门都考第一,拿到了两个奖学金,其中一个“何福奖学金”。我在香港大学档案馆找到了证据,说明她确实是优秀的学生,毕业后可以保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。可惜战争爆发,她成了香港大学历史上最有名的肄业生,没有拿到文凭。后来她到美国,这个事情让她吃了亏,因为要想在美国的大学里找到教职,必须有一纸文凭。

隆隆炮火之下,张爱玲在冯平山图书馆埋头读书,她想,至少让我把这本书读完吧。那也是香港大学历史上光彩夺目的一个瞬间。她在《烬余录》里写过,在炮火下看完了《官场现形记》,“字印得极小,光线又不充足,但是,一个炸弹下来,还要眼睛做

事情、很多事件填满了。”

张爱玲曾描写,历史老师佛朗士三十多岁,有孩子似的脸,蓝眼睛,头发稀疏,有一点发福,上课时抽烟抽得像烟圈。佛朗士曾给予张爱玲经济帮助,后来在她笔下,非常难得地对佛朗士的死亡传达出一种悲愤情绪,她一般不会这样,但佛朗士是她最崇拜的老师。

我找到了佛朗士的档案,每一页都是故事。他在香港出生,到英国剑桥大学读历史,毕业后又被香港大学招回来。当时历史系只有他一位教授,也只有他一个人是单身。教员宿舍在后半山,环境非常好,但他不住,偏要去山顶住,不用电,反对工业文明,骑脚踏车上班。他养了一群动物,其中有一头驴,用来驮水上山,有一次他还被驴咬了。

如果说佛朗士是不修边幅的话,那么许地山对自己的外貌一定是特别注重。从他留下的照片来看,他的个人面貌、衣着,个人的视觉风格都是非常突出的。

1935年,胡适推荐许地山到香港大学,就任文学院院长。很多读者知道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,知道他是新文学运动的先驱,但其实他也是一位杂学家——他的学术体系里有传统的国学素养,有西方人类学、社会学的框架,还有印度语言的基础。他所呈现出的这种底蘊,对张爱玲有潜移默化的影响,所以她在23岁时写散文《更衣记》,里面有很经典的文化史的东西。

张爱玲的短篇小说《茉莉香片》以香港大学为背景,其中有一个叫言子夜教授,言子夜即午夜,言午组成“许”,走上讲台的言子夜身穿长衫,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,大家公认这个人物的原型是许地山。当然,小说中人物的原型不可能只有一个人,一定是把各种人的不同特征综合在一起